

博物館舞臺與性別的角色

王嵩山

性別 (gender) 差異既是天生 (自然) 的也是文化所建構出來的。博物館實體與博物館行為的表現都不是中性的。博物館舞臺開闊，性別角色的表演紛繁多變，演員、觀眾與劇評家的反應卻是冷淡的。我們往往忽視隱藏在性別中不自覺或意識性的差異與同一性 (difference and sameness)、平等與不平等 (equality and inequality)、性與性意識 (sex and sexuality) 等傾向對博物館經營的影響，也因此失去從另一個角度省視世界的機會。

博物館中的空間、展示的內容與觀念、蒐藏策略與內容、參觀行為、策展人和博物館社群組成，都存在著性別差異。但是，性別的議題及其社會文化意義如何啟發博物館經營與博物館研究呢？從蒐藏談起也許有點幫助。Belk《一個消費社會的蒐藏》(1995)的研究，顯示美國社會的蒐藏存在一個二元對立的範疇：微小的／巨大的，虛弱的／強壯的，居家／世界，自然／機械，照護的／毀滅性，藝術／科學，樂趣／嚴肅，裝飾性／功能性，隱密／外顯，活躍／死氣；而這個範疇顯現女性與男性的不同特質。

類似的，S. Pearce《蒐藏的當代實踐》(1998)以英國的例子，說明蒐藏行為隱涵兩性的差異，呈現在下列五個範疇：蒐藏者的性別比例 (女性58%，男性42%)，蒐藏高峰期年齡 (男性在青年

與少年時期，約18~25歲左右；女性則為中年後的50歲後半與60歲的前期)，蒐藏者對於物件的認知 (會收集與蒐藏品相關資料的女性不到20%，男性則有37%)，對於蒐藏物件的整理記錄的習慣 (僅有15%的人有此習慣；其中男性為18%，女性為13%)，蒐藏的空間 (女性中有54%將物件擺在客廳，44%擺放在臥房中；男性受訪者中49%將蒐藏品放在客廳，44%擺放在臥房，23%特別將蒐藏品放在一個不會影響居家生活的儲物空間如閣樓等，15%則選擇廚房。較多的女性蒐藏者將自己的蒐藏品展現出來，而男性則偏向將蒐藏品放在蒐藏庫或蒐藏盒中)。

但是，只分兩種性別有點危險，定義性別角色的複雜性是存在的。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人類學家米德 (M. Mead) 挑戰性別角色的「生物論」觀點，提醒世界性別角色 (如當時美國社會所能接受的模式：男性負責「養家」，女性則安心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 是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米德的研究啟發了日後的婦女運動。經典之作《三個原始社會中的性別與氣質》(1935)，深刻的描述三個迥異的社會文化體系型塑出三種男人與三種女人 (而非兩種)。如同人類學在部落社會學習到的人類經驗，德國柏林同志博物館的例子，雖然尚不足以真正示範博物館事業如何強有力地摧毀性別對立，卻使我們有機會取得一

個對性別的反思視野。

此外，二十世紀中葉之後女性的地位有所改變，卻在博物館顯現出一種不均等的組織。以臺灣的南北兩座博物館學研究所來看，在臺灣教授與學習博物館學問的教師與學生，女性占了絕對多數，六位專任教職只有一位男性。但是，博物館管理階層則顯現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統計現象，所有的國立博物館（包括故宮博物院，教育部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建會的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家文學館），館長都是男性。

前述的現象恐怕舉世如此。正因為如此，討論博物館與性別的問題不能忽略女性主義者的批判論述。L. K. Weisman《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便指出以「男性為中心」的設計與空間，透露女人的隱匿性與不可見及伴隨的不平等，因此我們必須轉化界定我們生活的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狀況，Weisman提出正視「女人經驗」的重要性（1992）。同樣的論點也見之於畢恆達《空間就是性別》（2004）一書，透過身體、空間展現權力關係。

除了權力領域，兩性差異也顯示在博物館的展示與教育活動。劉德祥的研究指出：以「近代生物學對社會的影響」（著重科技議題與生活的關連性）、「掠食者」（突顯不同類型的科學資訊）兩項特展為例，性別對展示主題的關注程度都有顯著的關連性。「近代生物學對社會的影響」特展的觀眾研究，呈現出女性觀眾比較關注與健康有直接關係的「基因改造食物與健康」主題；而男性觀眾則比較關心「人類基因組計畫」所引起隱私權及公平使用性等可能影響到工作保障的問題。「掠食者」特展的觀眾研究結果顯示，女性觀眾傾向關注較具

體的科學事實，而男性觀眾則偏向較抽象的科學原理與科學方法。此外，前述研究結果均顯示女性觀眾比男性觀眾較關心具體及務實的事務。

博物館與性別議題的探討中，我們除了從事兩性之間的主從關係或剝削關係的研究，並積極的追究兩性的地位與權力不平等的破解之道之外，更應探索不同社會（或當代社會領域）的婦女角色之性質，以及相對於男性的「她者」經驗如何糾正既有的社會偏見，使我們得以從女性的天地所建構的不同視野來理解博物館世界的價值與意義。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研究員兼展示組主任。